

素描的留白

歲月 是一張空白的畫布
你愛塗上什麼色彩就是什麼色彩

吳鳴

著



素

描

的

留

白

素描的留白——詩文之美(86)

作者：吳鳴
發行人：程顯灝
總監：林蔚穎
總策劃：顏崑陽
編務主任：呂月玉
編審：張榮森

發行所：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
電話：(02)705-5302・703-1828

印刷：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製版：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79年9月出版

劃撥帳戶：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劃撥帳號：0788033-5
出版登記：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服務電話：(02)2405600・2405707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交換
著作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

定價：新台幣 130 元

素·描·的·留·白



序

歲月忽已遠，當年那個瘦峭，易感，浪漫的年少，而今，額上幾莖白髮，心情微近中年。從悲涼的情懷走來，生活有着惘惘的威脅。匆忙的腳步，走過萬水千山，浮光掠影，依稀彷彿，猶似未噴上松香的鉛筆素描，歲月，暈染了畫紙上的留白。

收集在這本書裡的篇章，寫於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之間，橫跨了我大學時代到博士班的整個歷程；空間上，從大度山到金門島，由中央山脈到琉璃綺華的台北；江湖夜雨十年燈，從學生到老師，再由老師到學生；從作者而編者，再由編者而作者；上山修道，也下山闖蕩江湖；十年間種種經歷，猶若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

卷一〈少年行〉所錄諸篇，大抵是青春年少的所思所想，浪漫，唯美而易感，從愛情的想望到戍守的悲愴，像二胡弓弦伊呀伊呀地拉長了歲

月。

卷二〈生活素描〉記錄了這些年來的點點滴滴，清風徐來，人世親切。

卷三〈走馬江湖〉在憧憬與幻滅間沉浮，執着是唯一的抉擇。雖然不免霧失樓台，月迷津渡。

好像就是這樣了，一些文字因緣，瑣瑣屑屑記錄了成長的痕跡，不經心裡訴說歲月悠遠。

吳鳴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日 寫於舊庄

目錄

I 少年行

霧裡的白千層	10
落葉	14
仰望	20
生機	24
絮語	26
迎春小唱	28
秋思	33
如意	36

II

生活素描

楓樹下的碉堡	41
遙望	47
對決	50
星空下	52
人河	57
長大	64
童心	70
想念	75
時移事悞	80
長堤	85
情事	90

III

走馬江湖

蒼涼	128	素描	113
鵝毛與豬的耳語	124	故事	110
撕不破的名片	121	母親的臍帶像河流蜿蜒	107
吃飯哲學	118	農婦的眼睛	105
		安全感	102
		風箏的想望	99
		相惜	95

發表紀錄

發表紀錄	166
遠路不須愁日暮	161
名山與江湖	158
遠了，年少的憧憬	154
箋寄	149
故人遠	145
歸	141
如果	136
紙船	133
快樂	131

少年行

卷一



霧裡的白千層

歡笑的人群漸漸散了，留下陽光草坪落寞的身軀，宛如戲散後的舞台，演員謝過幕，觀眾的掌聲也已沉寂。我原也是一名演員或觀眾，即使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但我仍認真地扮演着。本該隨人群散去的，爲了不忍心讓空蕩蕩的舞台太過寂寞，便留了下來，望着漸黯的天色如燈黯後漆黑的舞台，演員和觀眾都已離去，歡笑的人群已經散了。

夜幕低垂，黑色籠罩整個山城，風過林梢，襯着沒有演員和觀眾的舞台更爲寂寞冷清，唯有漆黑的樹影與人跡已杳的草坪爲伴。我孤坐，點起一根菸，靜靜地思索。

木麻黃的身軀高峻地挺立着，我喜愛此種彷彿向天呼喚的姿態，雖然常常我祇能對自己呼喚，把那一聲太息沉埋在心底。望着如此漆黑高大的身影，我感覺自己就要被吞沒了。傍木麻黃而立的是相思樹，相思應該是

美，但對我來說卻永遠是獨相思，而獨相思是苦。雖然有時也可以把它解釋做淒美什麼的，但我從來不這樣做，痛苦和美怎能混為一談呢？也許有人可以，但像我這樣一個凡夫俗子祇能欣賞歡喜的美，淒美對我實在太遙遠了。由於相思樹，我想到夏天的時候，這裡的蟬鳴宛如戲裡的配樂般，唧唧個不停，祇是這配樂常常把主戲搶走了，變成整個夏天就在蟬鳴聲裡度過。說也奇怪，仲夏之後這些蟬便都死了，留下樹枝上一個個蟬蛻下來的殼。不知聽誰說過，蟬的生命祇有七天，因此在牠的生命過程中便不停地鳴叫，好表示牠已經活過了；既然生命不長便盡情揮霍，使生命璀璨，將嘹亮的歌聲唱過山城的每個角落。有人說這是淒美，因為知道死亡不遠乃歌鳴；但我不這樣想，我覺得生命並無所謂短長，既是一生便有一生的事，七天也好，七十年也好，都是一生；追尋過也失落過，璀璨過也落寞過，這也就夠了，還多求什麼呢？如果說因為七天的生命太短便高歌，那麼不鳴的雌蟬又做何解釋？想着，想着，不免又想到明年夏天的蟬是哪裡來的？有的人說是土裡，也有人說是樹裡，其實從哪裡來都一樣，牠總是這樣循環着的，不是嗎？

天有些寒，我將圍巾拉緊，站起身漫漫以行。風裡不時飄落幾片樹葉，天空的星星一個一個地亮了。

許是天寒的緣故，纔入夜便起霧了，黑色的山城緩緩被白霧籠罩。雖然山城的清晨常常有霧，但入夜時起霧卻是少有；我把圍巾拉得更緊，瑟縮着身子前行。空蕩蕩的路面看不見人影，路燈的暈黃籠罩在白霧裡，路邊的樹也抹了一層層的白，整個山城就是一大片白茫茫的了。白霧裡走着，忽然我想起一種樹的名字——白千層，於是憑記憶找尋它的踪跡。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一個女孩在我心上寫下伊的名字，伊對我說有一種樹叫白千層，它的模樣、枝葉都像相思樹，卻比相思樹更相思。我走到一株白千層前——霧裡尋白千層已難，霧裡尋昔日足跡更難，而難歸難，終於也找到了——，我伸手撫那斑剝的樹幹，那不知已被剝下多少層的身軀依舊挺立。想起彼時伊將白千層裁成一張小小的卡片爲我寫詩，細細白白的木片上是伊娟秀帶藝術味的字，伊說白木千層是心緒萬纏，願爲我寫千層詩箋，以爲相遇相知，心有千千結。想到此處我不禁微笑，當時的諾言已是遙遠的古老故事，白千層還寫不到十片，愛情便已死亡，況是千

層白木？

有多少情可繫？霧裡尋白千層，白千層上寫愛情，愛情沉埋在霧裡，霧裡是伊飄飄長髮乘風而去，留下這寂寞的身子在空空的舞台上演一個誰也不留意的小角色。而今，多少個晨昏逝去，草木榮枯，人世悲歡交集，那一聲輕輕的嘆息便隱沒在悽愴的風裡。

也許白千層真的可以剝下一千層寫下愛情，若那韓國女子新婚時，伊的夫君爲伊剝去層層衣衫。彼時年輕的歲月不知珍惜，竟也不經心一層白木是相思一片，層層白木是片片相思。而今想來亦祇有把惆悵滿懷留給逝去的歲月，將希望留給未來的追尋。

霧濃露重，寒意襲人，鞋襪褲腳已溼，髮上衣襟上亦溼了，更分不清是霧是霧；風過林梢，林葉簌簌，亦不知是相思還是白千層。

這空蕩蕩的舞台，寂寞的身子我走過，也許我不應爲人群散去的舞台嗟嘆，不該爲逝去的歲月憑弔；明日戲正上演時不是仍然掌聲喝采嗎？明日的理想不是還要去追尋嗎？拂去身上的霧和露水，明晨的陽光將照醒山城的霧，霧裡的白千層走過陽光和小雨。



落 葉

循舊路找尋昔日足跡，陽光草坪已有些微枯黃，晚秋的天氣幾許涼意，單薄的青衫不堪向晚風疾。走過羊蹄甲的落花，觸目殘色，仲夏的璀璨不見了，一如你失去歡笑的臉頰，教我憐惜喟嘆。我走到第三株木麻黃邊，彎身看那朵白靈芝——彼時也是這般向晚的天色，歡喜着帶你看靈芝草，你不肯相信靈芝也有白的，訝然之餘滿懷歡喜——靈芝依舊，而身畔的你已不在。

走到斜坡處，尋找那株最細長的相思樹坐下——我說情莫太濃，細細的相思是水流長——，一對情侶挽着手走過，多麼年輕的生命呵！我看到他們臉上的春天，縱是晚秋亦吹不逝的春花，嫣然燦爛的神色教我感動。地上的酢漿草枯黃，紫色的小花不見了。或許春天來臨時會再開滿一季的淡紫，然而已非日昔與你相伴看過的花朵。你酷愛紫色，那樣淺紫的淡雅

，不是羊蹄甲的燦然，而是酢漿草和勿忘我的淡紫。記得有一回上山爲你帶勿忘我，那樣淡紫的枯萎，你說我不該摘下它們，讓它們留在山上多好！你易感的心向來見不得殘色，於是你將勿忘我插在花瓶裡，裝滿水，它們竟爲你帶來滿室的紫。你說勿忘我的顏色正是我窗口大鄧伯的淡雅，那顏色是由小屋感染的牽掛，你又說大鄧伯是古意裡的菟絲，繫住蔦蘿，繫住思念。想到你的牽掛，我乃折一段大鄧伯送你，當你想我，亦是我憶你時。彼時的小屋，雖清冷而洋溢歡喜，彼時的我們，雖忙碌而感到豐富。常常倚着這株細長的相思樹坐一夕黃昏，直到露水溼了鞋襪，纔依依歸去。此刻，也是向晚的天色，坐在此處，坐在昔日的草地上等你，雖然我知道你再不會來，期待你的眼神是人生有情痴，而情痴惟真情。我靜靜諦聽秋的脚步走過，風裡的寒意是淡淡輕愁。風過林梢，飄落一地黃葉，那樣輕輕地一聲太息，那樣的生命顫動。我忽然想到樹葉的一生——也許早春時，祇是一棵嫩芽，到仲夏時長成葉葉青翠，爲大地帶來草木的生機，然後一聲太息飄零，落到土地上，化作春泥更護花。想到這裡，我不禁微笑（可惜不是迦葉的拈花微笑，否則就可以繼承釋迦的衣鉢了），或許有一